

《坛经》版本考

沈氏雪娥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摘要 中国禅宗的发展,一直以《坛经》为根本的圣典,这部经典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产物,也是一部在禅宗发展历史上为并键的一部经典。虽说如此,从惠能圆寂(西元713年)至今,将近1300年,其中各种版本的《坛经》先后出现文字或有出入。综观现今存世的《坛经》本子,国内外共发表有关它的录校本近三十种,但只是版本不同而已,内容上并无太大的差异。郭朋先生认为:“真正独立的《坛经》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这四种本子;其余的,都只不过是这四种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的翻刻本或传抄本而已”^①。其实,现存《坛经》真正有代表性的只有敦煌本、惠昕本和契嵩本三种;因为德异本和宗宝本实际上都是属于契嵩本系统的;但从元代僧人宗宝在1291年校雠三种《坛经》异本,而成为宗宝本《坛经》,即是后来的明藏本,因此流行至今。一般认为现存最早的《坛经》本子是“敦煌写本”,而宗宝本是明代以来的通行本,所以在本文的分析介绍中,笔者就按时间的先后对上述两个有代表性的《坛经》本子作一简单的介绍。

关键词 坛经 敦煌 南方宗旨 敦博 文繁 宗经

一、敦煌本《坛经》(733-801)

惠能在曹溪说法,弟子法海集记的版本称为《坛经》祖本(713-732),或称《法海原本》。“成书时间当在惠能去世的唐先天二年(713)至神会在滑台与北宗僧人辩论禅门宗旨的开元二十年(732)左右”^②。这法海所记所集的《坛经》原本,最早是手抄秘本,它的原型是惠能在大梵寺授无相戒和说摩诃般若的部分佔最大篇幅,后面附属缘记部分较少,没有惠能死后二十年的预言;其中也没有禅宗祖统世系及传衣付法颂部分。

印顺法师称这种版本为“南方宗旨本”,这本在曹溪早就有了次第传授的事实,如法海付道际,道际付悟真,而“悟真为惠能的再传弟子,弘法的时代,约为750年前后”^③。禅宗本来不重文记的,虽知道有这部《坛经》,也没有过分的重视;所以等至悟真传入京洛,神会门下为了维护神会以来的正统说,利用这次第传授,以“南方宗旨本”为底本,再经进一步的修定、补充付法统系和加强其意义而成了今天所见的敦煌本,这种本子被印顺称为“坛经传宗本”。

一般认为现存最早的《坛经》本子是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一种《坛经》的版本,即“《敦煌写<坛经>》(敦煌斯坦因本,简称斯本)”^④。这本子“成书于开元二十一年(733)至贞元十七年(810)”^⑤;书名长达三十二个字,叫做《南宗顿教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不分品目、章节,仅一万二千字左右,且语言质朴,第二部分较为简略。这本由日本佛教学者矢吹庆辉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从伦敦大英博物馆藏的敦煌卷子中(S5475)发现后影印公布,并经过校订而收入了《大正藏》第48册。

十余年后,铃木贞太郎(铃木大拙)与公田连太郎合作,依据日本兴圣寺本(即惠昕本系统的《坛经》),又对敦煌斯坦因本进行了小校订、分章节、加标点、辨字形、改错字、补疏漏、删

衍文,称“《敦煌出土六祖坛经》,学者们往往简称为《铃木校本》或《铃木校本》”^⑥;1983年,郭朋据铃木校本重校,并加注释;……1986年,敦煌博物馆收藏的另一写本《坛经》面世(敦博本)”^⑦。

《敦博本》原由任子宣1935年在“敦煌千佛山之上寺”发现的,已故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向达1943年在考察敦煌古文书时所撰写的《西征小记》中已论及此本,但后来下落不明。近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周绍良先生等在敦煌县博物馆发现了这个抄本,并拍成了照片,现影印收录在《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中。敦博本与敦煌本在内容上无大出入,洪修平认为:“这本与敦煌本为同一底本的异抄本,但抄写的质量更好,也更具有研究价值”^⑧;此写本现已有不同的整理本出版。杨曾文据敦博本,在铃木、郭二校本的基础上重加校定。

铃木贞太郎、郭朋和杨曾文三位校改者都认为《坛经》有一个原本,而敦煌写本就是原本,或接近原本,现在所见的其他本子,都是在原本的基础上增纂而成。在1981年由齐鲁书出版的《坛经对勘》中,“朋就直称敦煌斯坦因本为法海本,并认为这是惠能当时的本子,其成书时间在中唐;1983年,郭朋的《坛经校释》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序言中,作者仍然直认敦煌斯坦因本即法海本;并且认为,法海本《坛经》,基本上确可以说是惠能语录,确实可以把它当作惠能的思想实录来看待”^⑨。

据敦煌本经文所说:“此坛经……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曹溪山法兴寺,见今传受此法”^⑩。可见,敦煌本所依的底本,是从悟真所传来的,而“悟真”^⑪所传本,即已被神会门下补充、修改过的“南方宗旨”本,所以敦煌本并不是《坛经》原本,而是最接近原本的一种版本。“杨曾文认为《坛经》最早有一原本,原本分化为敦煌原本和惠昕原本,敦煌原本分化为敦煌斯坦因本、敦博本等;惠昕原本分化为惠昕本和契嵩本,由惠昕本和契嵩本再分化出其它本子”^⑫。

杜续文在《中国禅宗通史》已引用慧忠的话：“慧忠批评南宗集中于两点：一是提倡身坏神不灭的‘外道’说；二是无情无佛性说，这两点都是荷泽系的思想，也都反应于敦煌本中”^①；因此，依慧忠的榜样，敦煌本决不可能是接近原本版本，更不会是惠能大师的思想实录^②。

从三种校本以上所说，李申认为：“铃本据兴圣寺本校改斯本，不免移此作彼，郭本未见写本原貌，仅以铃本为底本，难以避免失真，杨本以敦博本为底本，但仍沿袭铃本方法，主要以兴圣寺本为据，其删改处许多颇可再作商议”^③。

现存《坛经》版本分属若干系统，敦煌写本是其中一大系统。至今为止，共发现敦煌写本六种：一、敦煌斯坦因本（斯本）；二、敦煌县博物馆本（敦博本）；三、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北本）；四、方广钊发现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残片（方本）；五、旅顺博物馆藏敦煌写本残片（旅本）；六、西夏文写本残片（西夏本）。后四写本残缺严重，有的只有数十或百余字；它们的抄写年代大致是在盛唐至五代之间，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敦博本。

二、《坛经》宗宝本（1291）

最后就是明朝以来最流行的本子，即元朝僧人宗宝改编本的《宗宝本》，题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又称《风幡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宝编》；成书于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也是一卷、十品，文字也比法海本多一倍左右。明太祖（1368-1398年）成祖（1403-1424年）刊行大藏经（南藏、北藏），将宗宝本编入大藏。

宗宝在他改编《坛经》的《跋》里说：“……余初入道，有感于斯，续见《坛经》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较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④。这篇《跋》作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夏天，距“曹溪原本”，又晚了二百多年，距惠能入灭（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则已经晚了五百八十来年。宗宝本据以改编的“三本”指谁，没有说明；从经文前录有德异的序、契嵩的赞文以及十分相近的内容看，三种版本中肯定有契嵩本；从经文编排的章节看，可能还有惠昕本；另外一本如果从地域说，因为宗宝本改编于广州‘风幡报恩光孝寺’，即法性寺，也可能是‘南方宗旨本’，即法海一派所传的古本^⑤，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⑥。而杨曾文认为“所税三本，也许是契嵩本、德巽再刊本、惠昕本，到底如何，已难确证”^⑦。

又在宗宝本的后跋，印顺法师提出三点可疑，然认为“宗宝本是依据德异本”^⑧；而杨曾文则认为：“契嵩嘉佑六年（1061）进献朝廷的《传法正宗记》，所载惠能生平传记的时间虽与德异、宗宝二本不尽相同，但所载惠能临终遗诫及预言等许多情节是相同的，因此说二本祖于契嵩本是可能的”^⑨。那么，《宗宝本》所用的底本应是《契嵩本》。

德异本与宗宝本从内容上看大致相同，都属于契嵩改编本这个系统，不过在内容的编排上略有改动。主要改变为：将品目由四字改为二字，如将“教授坐禅”改为“坐禅”等等，割裂和合饼品文，如将“悟传法衣”分为“行由”、“般若”二品，把“法门对示”、“付嘱流通”二品并为“付嘱”一品，在段落的承接之处有增删字句，如增“师示众云”，或删除“德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等句；也有改变前后次序，把正文改为小注的情况。

因此，明清之际的王起隆曾对宗宝本大加攻击；他依据“曹溪原本”而认为《宗宝本》“窜易颠倒，增删减改，大背谬手原本”^⑩。对王起隆指责《宗宝本》的问题，李富花认为“这并不是公正的”^⑪。

《坛经》的整理从最初“文繁”的古本，到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了一定的删繁和加工，再到宗宝本集诸本之大成，给后人留下了一部较为完整的禅宗的“宗经”。在诸本《坛经》中，自明代以来，它几乎成为唯一的流通本；明永乐《南藏》（密）、《北藏》（扶）、《嘉兴藏》（扶）、房山石经（万历四十八年刻石）等都收此本，单刻本也多属此本。因此，这七百年间席卷天下，佛教的僧人信徒都视宗宝本《坛经》为“想当然尔”的《坛经版本》。

总之，《坛经》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的改编，不断的刊行，版本所有不同，字数有多有少，从数字和时间上说，可归结如下：敦煌本一万二千字，唐代（733-801），惠昕本一万四千字，在晚唐或宋初（967），契嵩本两万多字以上，在北宋（1056），宗宝本两万多字以上，在元代（1291）。其中，敦煌本不但增加的最少，而且是一种最接近祖本的本子，宗宝本虽增补的最多，但它是一种最流行的本子。那么，《坛经》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不是随时间推移而由后人承渐增补的，而且它“不仅是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而是一个先繁到简，再由简到繁的过程”^⑫。

注释：

- ①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 ②杨曾文校写：《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293页。
- ③印顺著：《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2页。
- ④⑥⑦⑨⑫⑬⑭⑮⑯李申合校：《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第15页，第118页，第24页，第27页，第22页。
- ⑤⑩⑪⑫杨曾文校写：《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293页，第313页，第307页。
- ⑧洪修平、孙亦平著：《惠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
- ⑨唐·法海集：《南宗顿教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大正藏，第48册，页345中。
- ⑩悟真为惠能的再传弟子，弘法的时代，约为750年前后。
- ⑪杜继文：《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79页。
- ⑫唐·法海集：《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藏，第48册，页364下。
- ⑬吴言生主编：《中国禅学·第一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年，第94页。
- ⑭印顺著：《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
- ⑮洪修平、孙亦平著：《惠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 ⑯吴言生主编：《中国禅学·第一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年，第94页。